

12 “恪守臣道”的后主

李煜一继位，立即就表现出了他的软弱无能。

就在李煜的登极大典上，他像历代帝王一样，采用了“金鸡消息”的仪式。在他的宫门外，树起一根高达7丈的木竿，竿顶立着一只黄金装饰的4尺木鸡，口衔7尺绛幡。

北宋的君主赵匡胤在得知此事以后异常震怒。——当时的南唐，本来在被后周战败以后，就已经下令取消帝号，作为中原王朝在南方的一个附属国存在，可是李煜竟然在继位时乱用天子的礼仪。

赵匡胤立刻召来南唐驻在汴梁的进奏使陆昭符，厉声责问此事。

陆昭符说：“陛下不必为此事动怒。南唐只是中原的属国，国主继位怎么配用‘金鸡消息’，这一定是另用其他怪鸟代替，充其量也不过可称得是一个‘怪鸟消息’。”

赵匡胤对于陆昭符的这种阿谀中充满幽默的回答不能不一笑了之。

更为主要的是，当时的宋王朝正在用兵于四方，确实也对南唐无能为力。南唐的统治者不乘火打劫就已经很令赵匡胤满意了，他不想对此事过于深究。

可是李煜接到来自汴梁的密报后，却吓了一个寝食难安。思来想去，越想越是后悔，越想越是害怕。终于想出的一个补救办法就是向宋朝大笔地进贡。

李煜派冯延鲁入宋进贡，同时向宋王朝报告他继位的事。这次很平常的礼节性交往中，南唐竟然贡金器2000两、银器20000两、纱罗绢丝30000匹。

李煜给赵匡胤的表文用辞也极其谦卑：

臣本下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股肱，心疏利禄。被



评点的帝王大传

李煜传

南唐后主李煜传

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因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继倾恳恫，上告先君；固匪虚词，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继没，次第相迁。先世谓臣克习义方，既长且嫡，俾司国事，遽易年华。及乎暂赴豫章，留居建业，正储副之位，分监抚之权，惧弗克堪，常深自励。不谓奄丁艰罚，遽玷缙承，因顾肯堂，不敢灭性。然念先世君临江表垂二十年，中间务在倦勤，将思释负。臣亡兄文献太子弘翼将从内禅，已决宿心，而世宗敦劝既深，议言因息。及陛下显膺帝籙，弥笃睿情，方誓子孙，仰酬临照。则臣向于脱屣，亦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负荷。唯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日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祿，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焘。况陛下怀柔义广，煦妪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远凭帝力，下抚旧邦，克获宴安，得从康泰。然所虑者，吴越国邻于敝土，近似深仇，犹恐辄向封疆，或生纷扰。臣即自严部曲，终不先

有侵渔，免结衅嫌，挠干流。仍虑巧肆如黄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构诡道。顾迴鉴烛，显谕是非，庶使远臣得安危忌。



▶ 天成元宝（南唐）

李煜从一继位，就定下了对宋恪守臣道，以求偏安于江南的国策。在李煜这个醉心于诗词的皇帝的心目中，国家独立与否原来就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只是他从父亲手中接过来一个南唐江山，他不能马上拱手送人而已，他只是要保住他的祖业，而没有任何的恢复中原或者是建功立业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还比不上他那个志大才疏的父亲李景通。——李景通才力不及，毕竟还有一点远大志向，可是李煜却是连想也不敢想。他要以财富延缓南唐小朝廷灭亡时刻的到来。

公元961年10月，李煜派韩熙载使宋，助葬宋昭宪太后。

公元962年3月，遣冯延鲁贡宋。

同年6月，遣翟如璧贡宋金器1000两、银器10000两、锦绮绫罗10000匹。

同年11月，遣顾彝贡宋。

公元963年3月，遣使贺宋师平荆南。

同年11月，贡宋贺南郊礼银10000两，绢10000匹。贺册尊号，绢10000匹。

公元964年2月，贡宋安葬银10000两，绫绢各10000匹。别贡银20000万两，金器龙凤茶酒器数百件。

同年5月，贺宋建成文明殿，进银10000两。

……

李煜在对宋连连进贡的同时，还在国内进一步减损天子的礼仪。

以前，李景通在世的时候，只是对外宣布除去帝号，对南唐国内，一切都还是在应用着帝王之礼，李煜对这一切都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最主要的是，他把朝廷中相应的官署名称都作了调整，以便与中原大国宋的官署名称不致于相同。

南唐国主，改称江南为主。

南唐国印，改称江南国印。

诏书，改称教。

中书省，改为左内史府。

门下省，改为右内史府。

尚书省，改为司会府。

御史台，改为司宪府。

翰林院，改为文馆。

枢密院，改为光政院。

大理寺，改为详刑院。



南唐后主李煜传

▼ 酱釉凤首瓶（五代）



客省，改为延宾馆。

李煜还把封王的李氏子弟一律降为国公。韩王从善改称南楚国公，邓王从镒改称江国公，吉王从谦改称鄂国公。

李景通的时代，南唐宫中建筑物上都饰有专供帝王建筑作装饰用的鸱吻，即使是李景通宣布取消帝号以后，这种装饰物仍旧存在。李景通只是在中原王朝有使臣到来的时候，才把使臣将去或者

是能够看见的宫殿上的鸱吻拿掉，等到使臣离开以后再安上去。到李煜时，他命令取消鸱吻，从此不再使用。李煜甚至在接见宋朝的来使时不再穿只有帝王才可以穿的黄色袍服，而是改穿紫色袍服。

李煜，这个暖玉温香中成长起来的帝王，从继位之初就已经丧失了王者所应有的一切雄风傲骨，他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懦夫。他在治国上表现出来的智力是如此的低下，以至于我们甚至不敢相信，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写出绝代的好词来。他直到继位以后，还沉浸在天真的幻想中，以为只要他没有非份之想，对大宋天子尽到一个属国所应尽的义务，大宋皇帝就可以“开恩”，容许南唐小朝廷存在下去。在后来他与宋使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李煜说：“臣事大朝，翼全宗祀。”

在南唐的先主李知诰、中主李景通与后主李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奇妙的发展趋势。文学才能一代强于一代，最终到李煜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著名文学家，可是治国才能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李煜时，南唐灭亡了。

南唐从作为江南强国，到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到最后不复存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是培养出一个绝代词人。

南唐后主李煜传



评点的帝王大传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
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李后主是绝诗能赋的人。

第三章 秉性任意 纵情声色

当孱弱的李煜在莫名其妙中被南唐国选为嗣君的时候，历史就制造出了新的悲剧。

在接受群臣朝拜的时候，李煜的心中也曾有过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可是随之而来的令他极度厌恶的国事则把他的这种愉快冲得一干二净。

享乐往往伴随着辛苦，权力也总是联系着义务。仅希望可以在乱用权力中享乐而不思同时辛苦地尽自己应尽的义务的人，最终等着他的只能是一杯苦酒。

李煜对文学情有独钟，对政治却是深恶痛绝。他也许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权力与义务，也不肯为国事付出辛苦，他要的只是享乐。

李煜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也不愿意成为君主，可是南唐的国君却必须由他来担任。这是南唐国的悲哀。

也是李煜个人的悲哀。



南唐后主李煜传

1 不知是患得还是患失

25岁的李煜现在是一国之主了，他是喜是忧呢？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君主，他应该忧，因为南唐在北宋的压力下，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可是很明显，他不是。如果他是一个醉心于权力的人，他应该喜，因为他终于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但是他也不是。

李煜似乎难说是喜是忧。

权力并不是他追求的，政治也不是他所喜爱的，当他坐在宝座上接受群臣的叩拜时，李煜想的也不是国家大事，而是他所关心的诗、词、赋、酒、舞、书法、绘画、音乐、棋艺、女人。作为一个年青人，他的爱好很广泛，但就是对治理国家提不起一点兴趣来。

也许艺术与政治不可以兼容。

政治家一定不是艺术家吗？是艺术家就一定不能成为政治家吗？！

至少在李煜身上是这样。

李煜首先感觉到的也许就是一切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他，并不会因为继承了王位就改变自己。他以前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在他仍旧对政治敬而远之；他以前喜爱



文学艺术，现在他还是对文学艺术怀有特殊的感情。

李煜同时也表现得对自己的亲族具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他刚一继位，就封自己的一位叔父与五个弟弟为南唐的王公：

江王李景遂。

韩王李从善。

邓王李从谔。

宜春王李从谦。

文阳郡公李从信。

昭平郡公李从度。

这说明，在李煜的心中，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作帝王的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最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来稳定大臣队伍，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家族都得到好处。他的思维还是仅仅局限于他的个人小家以内，并没有以天下为家，还不能作到帝王思维中的家国一体。

在中国历史上，好的帝王应该在他的思维中把天下与家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天下、国家对于帝王来说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与他的家产也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家产就是天下。只有这样，帝王们才能以建设自己家业的态度建设国家，也才可以做得像一个好皇帝。

可是李煜想的却不是把国家、天下作为他的家业，他仅仅是注意到他的李氏小家族。

在这一点上，李煜也与他的父亲李景通如出一辙。

李景通继位以后，他的弟弟景遂等人马上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可是大臣们却迟迟无人能得加封。因此，幽默的李家明在一次演出中表演了一个小家庭的生活。父母对坐，儿媳们依次进奉饮食，可是其礼节极其复杂，导致作父母的发怒道：“自家官自家家，何用



多礼!”李景通也明白这是在暗示他，说：“我作了皇帝，恩泽却不出我自己的家族，与这里表演的不是一样的了吗？”这才对文武百官各有封赏。

李煜的这种作法也许是遗传。

可是让我们把思维拉回到遥远的千年以前，我们也许就可以看见，当时坐在南唐皇帝宝座上的是一个十分不成熟的青年。25岁的他，心理年龄也就只能在10几岁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他一直就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坐在这个位子上，他也不愿意坐在这个位子上，可是他不能坐却又不行。有许多人要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他们推着他，让他坐上去。不到一年以前，由于李景通的迁都，李煜以太子的身份监国，他才第一次知道治国是怎么一回事，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看个清楚明白，就被推到最高决策人的地位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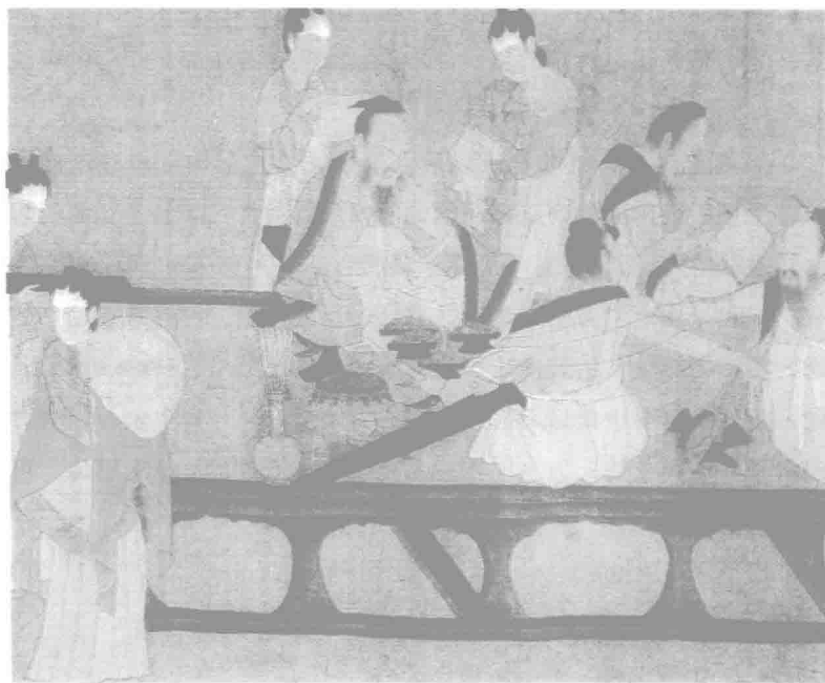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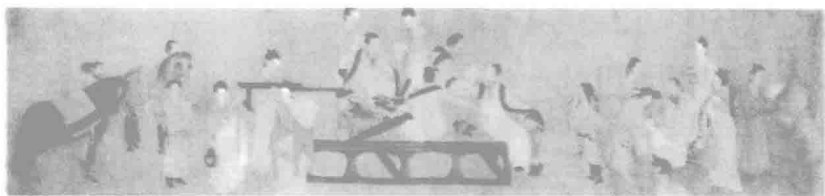
最高统治者本人不希望成为权力中心，这也是南唐特有的一种悲哀。而且这种悲哀从李景通时就已经开始了。

李景通早年也曾在庐山瀑布前为自己建立过一个精致的书斋，想着日后可以到这里过起半隐居的生活，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于对文学的研究中，体会着李白诗的意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可是自书斋完工，直到李景通离开人世，他始终也没有机会去那里过起悠游自在的生活，而是一直在皇帝的宝座上忙得焦头烂额。最终，他把本来要用作书斋的建筑群施舍给僧人们，建成一座庙宇。

李煜也是被人从书堆中硬拉出来，簇拥上皇帝宝座的。他从小



就留心文学艺术，不愿意过问政治，可是如今却到了他不得不问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把他的书斋也改建成佛寺，可是他生活中的平静与祥和却也像瀑布冲入的深潭一样，被打碎成为片片浪花。对此李煜感到不可思议的厌烦，他在不得不接受的同时，心理上却在努力地加以拒绝。他从继承南唐皇位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着本属于他却不知不觉中遗失的文人生涯。

“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

人生的追求多种多样，得不到自己所追求的，就由此而产生痛苦。

权力并不是李煜所追求的。

李煜是痛苦的!

可是权力与痛苦却最容易促使人走向成熟。

在南唐小朝廷中，皇位的继承虽然只经历了两次，可是每一次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李景通的继位内情倒底如何，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没有阴谋与争夺。李煜的继位也是如此。

当南唐对后周战败称臣以后，李景通为自己由一个独立的国王降为他人的附庸感到耻辱，因此他曾经有过传位于长子弘翼的想法。皇位在中国本来是一个终身制的官职，虽然其中偶而也有例外，但也是由老皇帝下令让位，自己去作太上皇。可是现在的李景通身份却与历史上的其他让位皇帝不同，他已经是后周的属国了，他让位的事情要申报后周世宗批准。为此李景通几次上表，因为自己曾经与后周交战，加之现在境内天灾，自陈其责，请求退位。可是周世宗不准。

周世宗下诏说：

皇帝致书敬问江南国主：

兹睹来章，备形缚旨。叙此日传让之意，述向来高尚之心，仍以数载以来，交兵不息，爰陈追悔之事，无非克责之词。虽古者省咎责躬，因灾致惧，亦无以过也。况君血气方刚，春秋鼎盛，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欢心，岂可高谢君临，轻辞世务。与其慕希怡之道，孰若怀康济之诚。且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昔之圣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弥远。谅惟英敏，必照诚怀。

在周世宗的命令下，李景通传位于弘翼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他不得不在他并不喜欢的位子上继续着他不喜欢的生活。可是无论

怎么说，在当时，李景通的心目中一直也没有想到过传位给他的6子李煜。当太子弘翼病死以后，李景通曾想过传位给次子弘茂。

按史书记载，弘茂也可以说是李景通词臣家风的一个理想继承人。他“善歌诗，格调清古”，“骑射击刺皆精习，又领兵职，然不喜戎事，每与宾客朝士燕游，惟以赋诗为乐。”

但遗憾的是，弘茂也是一个短命的才人。李景通曾请当时的名僧木平和尚预测弘茂的寿数，并且说：“其他的事不值得一问，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寿数。”木平和尚写了个91，当时李景通心中十分高兴。可是弘茂却只活了19岁。

在弘茂去世后，李景通才下决心立李煜为继承人。可是不知道李景通心事的大臣钟谔还在李景通的面前极力地夸赞他的7子从善。李景通虽然没有接受钟谔的建议，但是从他的内心来说，他也是极其喜爱从善的。当李景通迁都的时候，他命令从善率领扈从的部队。

权力虽然并不是李煜所追求的，但是当他意外地获得了这一切以后，他却也像任何一位君主一样，不愿意失去它。以前他并不介意的一些事情，现在就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李煜思考问题的范围第一次冲出了风花雪月的局限，可想的却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成熟。

2 什么是兄弟手足情

我们打开有关南唐与李煜的史书，可以发现，没有一部书不是记载着李煜是一个对兄弟极其友爱的人。

当他派遣8弟从谥出镇宣州的时候，李煜表现出罕见于史的兄弟

惜别之情。他为从镒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并在席间亲自赋诗：

且为轻舸更迟迟，
 别酒重倾惜解携。
 浩浪浸愁光荡漾，
 乱山凝恨色高低。
 君驰袂挥情何极，
 我凭阑干日向西。
 咫尺烟江几多地，
 不须怀抱重凄凄。

徐铉当时也曾奉和一首《御筵送邓王》：

禁里秋风似水清，
 林烟池影共离情。
 暂移黄阁只三载，
 却望紫垣都数程。
 满座清风天子送，
 随车甘雨郡人迎。
 绮霞阁上诗题在，
 从此还应有颂声。

李煜甚至觉得仅仅是一首诗还不能充分表达自己对兄弟的情意，他特意作《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一文，再赠从镒，就如何为人从政，进行殷切叮嘱：

秋山的翠，秋江澄空，扬帆迅征，不远千里。之子千迈，我劳如何。夫树德无穷，太上之宏观也；立言不朽，君子之常道也。今子藉父兄之资，享钟鼎之贵。吴姬赵璧，岂吉人之攸宝？矧子皆有之矣。哀泪甘言，实妇女之常调，又我所不取也。临歧赠别，其唯言乎？

在原之心，于是
 而见。噫！俗无
 旷顺，爱之则归
 怀；更无贞污，
 化之可彼此。刑
 唯政本，不可以
 不穷不柔；政乃
 民中，不可以不
 清不正。执至公
 而御下，则佞自
 除。察董蔗之累
 心，则妍媸何
 惑。武惟时习，
 知五材之难忘；
 学以润身，虽三
 余而忍舍。无酣
 觴而败度，无荒
 乐以荡神。此
 言勉从，庶几寡
 悔。苟行之而愚
 益，则有先王之
 明谏具在于抛珠也！呜呼！老兄盛年壮思，犹言不成文，
 况岁晚心衰，则词岂造意？方今凉秋八月，鸣榔长川，
 爱君此行，高兴可尽。况彼敬亭溪山，畅乎遐览，正此
 时也。



对于他的同母小弟从善，李煜表现得就更是牵肠挂肚。

在南汉灭国之初，李煜派从善为使北上，向宋王朝贺捷。赵匡胤借机拜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留在京城汴梁，在汴阳坊赐给一座豪华的住宅。赵匡胤命从善给李煜写信，劝他入朝。这实际上是把从善软禁作为人质。

李煜还不明白当时的局势与赵匡胤的志向。

赵匡胤从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为着他最后的目标——统一中国奋斗着。与后周世宗柴荣一样，他订下的统一全国的方针也是先南后北。就在南汉灭亡以后，南方四国相继平定，只有一个奉表称臣的南唐还处于半独立状态。以前，南方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时候，赵匡胤可以满足于李煜的恭顺进贡，因为他还不能一下子同时灭亡南方五国，各个击破才是上策，李煜的举动与他的各个击破方案正好相合，所以他才能容忍李煜作为一个属国存在。现在，赵匡胤的后顾之忧完全解除了，他也就对李煜的这种半独立状态表示不满了。赵匡胤对南唐是灭之而安心的。扣留从善，请李煜入朝，不过是先礼后兵的作法，他留下从善在汴梁，并给以奢华的待遇，以此来引诱、威逼李煜入朝，暗示他人朝以后可以不失荣华富贵。如果李煜入朝，北宋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占领南唐，彻底统一南方。如果李煜不肯入朝，宋王朝就要与南唐刀兵相见。

李煜也明白这一点，可是他还不想入朝，因为他不想寄人篱下。

李煜对他入朝一事婉言拒绝了，同时上表请求放从善回江南。赵匡胤当然也不答应。

史书记载，李煜每想到从善，总是不胜伤感，泣下沾襟。他的近侍大臣们为了排解李煜心中无限的郁闷，在一个重阳节的前夕，联名上书奏请李煜罢朝一日，临风对酒，登高赏菊，吟歌大好秋光。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会弄巧成拙，面对秋天的美景，李煜想到的不是秋高气爽，顿释愁怀，而是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由此李煜不由得更加思念远在汴梁的从善，他是不是也像当年的王维一样的心情呢？在这佳节来临之际，他是不是也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想象着他们兄弟当年一同登高远游时的情景呢？他是不是也为不能重新回到自己兄弟们的身边而无限伤感呢？李煜在百感交集中写下了《却登高赋》：

玉举澄醪，金盘绣糕，菜房气烈，菊蕊香豪。左右进而言曰：“维芳时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翊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余告之曰：“昔时之壮也，情因乐洽，欢赏忘劳；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轻五陵之得侣，陋三秦之选曹，董珠聘妓，幼采维艘，被墙宇以托席，论丘山而委糟。岂知忘长夜之靡靡，累大德于滔滔，抢家艰之如，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矣企予足，望复关兮睇余目，原有鹤兮相从飞，嗟予委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踟躕兮泪涟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於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

当我们读到这首饱蘸情思，文情并茂的诗文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李煜把兄弟之情看得如此之重，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如果诸王与李煜一同住在京城中，他们又何来离别之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在史书中也找不到诸王非离开不可的原因。

应该说有原因，却是不便于说明的。

从善曾经被提名作李景通的继承人，并且在李景通在位时就曾任禁军统帅；从镒也是一个以“警敏”著称的皇子。把他们留在京城中，李煜是极不放心的。

《十国春秋》中记载着，自从善被宋留居不遣以后，从善的王妃总是到李煜的面前号哭，李煜无言以对，甚至是不得不对她加以



回避。最终，从善的王妃忧郁而死。这件事是不是可以说明问题呢？

后来北宋进攻南唐的时候，李煜曾派从镒出使以求罢兵。赵匡胤命李穆送从镒回国，劝说李煜投降，并命令宋军的统帅曹彬暂时停止进攻，等待李煜出城投降。可是李煜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在城破后，李煜被俘，北上宋都汴梁时，赵匡胤当面责备他不听从镒所劝，致使宋军穷师动众一事，李煜的回答却是，不曾听从镒说起过此事。他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从镒的身上，导致赵匡胤震怒之下，降从镒于南班。而不久后，从镒就不幸去世了。由此可以看出，李煜的兄弟之情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最真实的意义是，李煜在排除他的竞争对手，以便可以在保住自己皇位的同时，还不被人指责是残害手足。所以他才不得不设计出种种花样并以诗文表达虚假的感情。

李煜成熟起来了！

他首先是在与自己兄弟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走向政治的第一步，就是先在自己手足之间试一试阴谋的作用。

也许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必经之路。

3 绝世骇俗的才华

皇帝的权力虽然带给人变态的成熟与表面上的深沉，可是它更多地是给年青的帝王带来了放纵。观察一下帝王们的私生活，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的欲望如果失去了控制，会发展成何种畸形。中国封建政权统治结构的设计者们，是希望通过道德的约束力来对皇帝的欲望作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可是当此结构实际运转起来时，大家才失望地发现，道德的约束力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帝王们的道德感总是在他们的私欲面前败下阵来，帝王们也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